



好故事

# 塬上缘

□徐新格

马月如醒了，确切地说她是被院里母鸡“咯咯哒”的叫声吵醒的。

这是一座地坑院。作为“六居”，与陕西那种依崖掏洞而居的方式略有不同，豫西这种地坑院是向地下垂直挖掘六米深，然后掏窑而居。

“你醒了？”张家奶奶给马月如端来一盆洗脸水，“夜黑哩睡得习惯吧，我们这土窑洞可比不上你西安城里的席梦思。”

“是有点不习惯。”马月如有点不好意思，昨晚她辗转反侧天快亮时才关灯睡觉。“张家奶奶您别生气，我住这7天每天给您加5块的电费钱。”

“傻丫头，奶奶不愁吃不愁穿，稀罕你那5块钱？赶紧把脸洗了，我熬的红豆子小米汤可香了。对了，差点忘了，就等着‘金凤’下蛋呢，给你炒新鲜的鸡蛋。”

“在哪儿呢，别动，我来捡。”听说有新鲜的鸡蛋啦，马月如还顾得上洗脸。

共有4只母鸡“咯咯哒”地表功。张家奶奶分别介绍，这两只披着黄金甲鸡冠邈邈的是“金凤”，那两只像钻了灶洞一身黑的是“黑羽”。“‘金凤’下的蛋个儿大，‘黑羽’下的是绿壳蛋。鸡蛋用麦秸火炒出来的最香。”

麦秸引火容易，燃着后火势软地舔着铁勺底。菜籽油冒出蓝烟后，张家奶奶缓缓倒入加了槐花的鸡蛋液。“刺啦”一声，诱人的香味儿瞬间溢满窑，少顷整个地坑院都是香味儿。

“哎呀，张家奶奶，满村都是您炒土鸡蛋的味儿。”组长红喜一只脚踏着拦马墙吆喝道，“您家的‘邮牌’我修好了。

不过，您老人家还是尽快搬到下坪新场去吧，放着舒适的红砖平房不住，非要在这地坑里多不方便……”

张家奶奶不乐意了，捡起一根树枝抛向空中：“真要闹得慌，你下来帮我把茅坑里的粪出了。”

“没问题，我先去南河赶个白事儿，回来就帮你清粪。”红喜倒也爽快。吃罢饭，马月如帮张家奶奶安装“邮牌”。这既像张家奶奶案头的筷子筒，又像“邮箱”。底色刷的绿漆，“9号地坑院”这几个字刷的红漆。“邮牌”钉到廊道大门框上，散发着淡淡的油漆味儿。

“这是邮箱？”马月如同问。“对，专门用来收信的。”张家奶奶说，“很久以前，每年还能收到几封信。后来，后来就……”

马月如见气氛不对劲儿，忙支开了话题：“我昨天傍晚很随意地就住进了您家，还没来得及参观哩，我这就只好转转，多拍些照片。”

后来，马月如到塬上写生，通过红喜了解到，张家奶奶是个不幸的女人，曾经生育一女一儿。据说，女儿招娣4岁时被一个货郎担老头拐走了。全家人为了找孩子吃尽了苦头，日子过得窘迫。生下儿子后，她老伴张满子依然没有放弃寻找女儿，他弄了一辆人力车，车身是寻人的彩色彩绘。几乎寻遍了河南、陕西、山西的城市和农村。为了方便联系及报平安，张满子隔三岔五向老家寄一封信。时间一长，邮局的人就帮他们家做了一个收信的“邮牌”，钉在地坑院廊道大门框上。一旦张满子从外地寄信了，邮局的人就把信投进“邮牌”。

“再后来，张满子寻到河北时突发心脏病，没了。”红喜说。

“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？”马月如同问。

“哦，你说的是张蓝天。张满子死时，张蓝天高中毕业。后来张蓝天成了一名消防员，可惜1999年救火时牺牲了。”红喜说。

“乖乖，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。张家奶奶还保留着这个牌不牌箱不箱的东西。”马月如说。

“如今百姓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村子在下坪新场盖了大社区，就差张家奶奶没搬家了。国家政策好啊，新房是免费的！”红喜自豪地说。

“张家奶奶是在等女儿回家。”马月如说。

说好的住够一星期，转眼五六天过去了。这几天，马月如除了画画就是吃好吃的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马月如改口直呼张家奶奶为奶奶了。奶奶每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，不必说那地软韭菜馅包子、槐花鸡蛋馅饺子、肉丝儿麻食，单是面条就有卤面、炒面、焖面、拌面、扯面等，马月如一边嚼个不停一边嚷嚷：“哎哟太好吃了，不行，我得减肥！”

令村民困惑的是，虽然油菜花早都开败了，油菜荚已经很饱满了，但这个来自西安城的小女孩却在不停地画油菜花。一天画一幅，并且金灿灿的花海中老有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孩，车把手前边的筐里有只小狗。

明天就要启程，即将告别奶奶。

马月如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奶奶喊她：“要是不瞌睡，你抱被子过来跟我睡一块，咱俩‘埋哩’会儿。”

“好，那咱就聊到大天亮。”马月如回应道。

傍晚村中一眼旧窑塌了，电线杆倒了，停电了。奶奶从炕眼洞里摸出一个雪花膏玻璃瓶，倒了一些菜籽油，又从拐窑深处弄了一撮棉花，搁膝盖上搓了搓，做成了一根灯芯，插进雪花膏玻璃瓶——“吧嗒”一声打火机点燃了那个特殊的油灯。

燃着的油灯使空气香香的，奶奶举着油灯或从抽屉里翻出几颗干红枣，或从筐里翻出几个核桃。“这都是招娣最爱吃的……”奶奶又想起了那个曾经的女儿，自顾自地念叨。

随着奶奶的走动，窑洞里的一切都成了剪影，投放到窑洞墙壁上。马月如看呆了，朦胧的橘黄色光影中，仿佛妈妈微笑着看着她，男友载着小狗在油菜花田中骑行，车筐里的小狗兴奋地叫着……

“为啥来我们村。来，给奶奶说说。”

“招娣一定很漂亮吧？”

“你先给我说说你的事儿，我再给你讲我的招娣。”

“我和他大一时来张堰村写生相识相恋，如今大学毕业5年了，可是他妈妈不喜欢我。这次公休我特意来到张堰村，这几天我想开了，回去就分手。这个‘坏人’我来当。”

“我们年轻那会儿才简单呢，我都没见过满子，就凭媒婆那张嘴，吹的小伙儿这也好那也好，半嘴不提穷字。隔着垓头瞅了两回，就把亲事给定了。答应的手表还是借钱买的，答应婚后补一台缝纫机，结果10年后才给置办上。结婚时就用5斤棉花、10斤猪肉把我哄到手了。”

“那陪嫁是啥，你们吵架不？”

“当时我娘家给陪了一个床头柜、两块银圆。银圆中间有窟窿，好像是从别处拆下来的。那会儿因为穷，吵架的人家多着哪。我和满子也是两天一小吵，三天一大闹。满子大高个儿，我干不过他，就抱他腿、撕他裤子……现在日子好了，满子人却没了，还有那招娣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”

“结婚有那么可怕吗？看来我必须跟他分手。每次吵完架，他都得哄我，他也累我也烦。这回出来我把他手机号和微信都拉黑了。”

“你呀，那些画不说明你心里都是他吗？还是太年轻，啥也不懂，就像偏僻坑里的石头。”

“哈哈，您说我是‘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’？！”

“……我的招娣可懂事了，她头顶3个旋，左耳边有个‘拴马桩’……老有才活明白，过日子都是凑合着过哩，老天爷总是让你不顺，咱不能被老天爷压垮了，两个人心要往一处想、劲儿要往一处使，这样过日子才有奔头。一天到晚情呀爱呀挂嘴边，甩用不顶！要说闹矛盾，都是吃饱了撑的！”

“哎哟，奶奶，您一说吃，我饿了。”

“好办，这就给你烙鸡蛋煎饼。”

吃过早饭，马月如主动帮奶奶收拾饭桌。就要分别了，奶奶一个劲儿地塞好吃的，旅行包的拉链都拉不上了。“我的乖孙女，别忘了奶奶哦，啥时闲了就来看看奶奶。那个，鸡蛋煎饼还剩两张，千万记得吃哦！”奶奶眼里泛着泪花。

来时坐的慢火车，回时选的高铁，归心似箭。

犹豫再三，马月如鼓足勇气敲响了我男家家的门。

透过“猫眼”，男友妈妈看清是马月如，便打开了门：“你这丫头，哪能这么任性，说拉黑就拉黑，害得我儿子拥军茶饭不思，说是撵你去了。”

“啊，对不起。我心情不好，出去散散心。阿姨，拥军上哪儿撵我去了？”

“他说去你们初恋的地儿找你了。你给他拉黑了，他借助兰子的微信朋友圈，研究得出你去张堰村了。”

“这一段我也想开了，不能因为我破坏你们母子关系。”

“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你先把拥军从‘小黑屋’里放出来。我考虑好了，你俩的事儿我答应了！”

“阿姨，我，我……我，阿姨，您这左耳边是‘拴马桩’？那您头顶是不是有3个旋儿？”

“小啊啊，你脖子上的项链哪来的？”

“这银项链是煎饼下边的，不，是张奶奶偷偷给我的。”

“到底怎么回事儿？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体特征？”

“嘿嘿，阿姨，我知道您的亲娘是谁了……”

## 茶煎谷雨春

□甘武进

“风传花信，雨濯轻尘。”随着谷雨节气正式出场，春天的故事也开始进入最引人入胜的戏份。

“诗写梅花月，茶煎谷雨春。”经过一个寒冬的蛰伏，家乡的茶树在雨水的滋润下冒出千头万芽，碧绿葱翠，鲜嫩欲滴。这个时候，沏一壶谷雨茶，茶芽肥硕，色泽翠绿，香气怡人，壶中有久违的云雾山川，有诗意的春暖月圆，更有超脱于浮华之外的真趣清欢。那馥郁的清香，穿越苦闷的冬日与单调的岁月，慰藉了人的心灵。

谷雨茶，谷雨时节采制的春茶，又叫二春茶。春季温度适宜，雨量充沛，使得春梢芽叶肥硕，色泽翠绿，叶质柔软，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，茶味鲜活，香气四溢。于是，谷雨节气素有摘新茶的传统。明代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谈到采茶的时节：“清明大早，立夏太迟，谷雨前后，其时适中。”民间谚云：“谷雨谷雨，采茶对雨。”

采下来春茶鲜叶经晾晒、杀青、揉捻、烘焙等多道工序，与冒着热气的清水相遇，倾情化身为一杯香气袅袅的茗茶，一簌所有期待已久的爱茶人。春季茶芽最嫩，茶叶口感更为鲜甜，而谷雨茶成品的色泽和冲泡后的茶汤，更多地保留了鲜叶的绿意，更对应着这个季节的生机盎然。一缕谷雨新茶的悠悠清香，穿越千年时光，直至今日依旧让爱茶如痴的人念念不忘。

唐代僧侣有饮茶风尚，晚唐著名诗僧齐己留下了三首与谷雨有关的茶诗，其中一首道：“春山谷雨

前，并手摘芳烟。绿嫩难盈瓮，清和易晚天。且招邻院客，试煮落花泉。地远劳相寄，无来又隔年。”在轻雾如烟的茶丛中，翠绿鲜嫩的春山野茶很稀少，乃至天色将晚时，还未采满筐。尽管谷雨佳茗难得，但诗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招来邻院的客人品新茶。

喜爱香茗的文人雅客有诸多诗句咏之。唐代诗人陆希声诗云：“二月山家谷雨天，半坡芳茗露华鲜。春醒酒病兼消渴，惜取新芽旋摘煎。”谷雨前所采之茶更为名贵，故作者在摘煎时也不能不怀着珍惜的心情了。苏东坡写道：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”

黄庭坚诗云：“未知东郭清明酒，何似西窗谷雨茶。”在这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季节，敏感的诗人用手心中多情的笔在书卷上肆意风流。当代作家苏叔阳说：“饮一口这暖暖的谷雨茶，就像整个春天就在自己的身边，身体卸下了冬天所有的寒冷和沉重。”饮茶不仅仅是为了解渴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，是在自然界无尽无休中的一种自我感知，饮茶的诗意可以入侵人生的失意。

新火煮新茶，一盪得清欢。趁着春光正好，大家煮一壶鲜嫩的春茶，放松一会儿精神，看那腾起的绿茶舒身展体，鲜活得如枝头再生，染得春光盈眼；透过氤氲的水汽，素雅的茶香，啜一口，缕缕清香溢出，尘世间的浮躁和功名利禄皆散去，一份平凡生活里的可贵诗意悄然而来，将每一个当下都活得饱满，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丰盛。

## 古诗词里的春天

□梁敏才

在华夏文明的璀璨星河里，古诗词宛如熠熠生辉的珍宝，每一首都是古人智慧与情感的结晶。而当我们翻开那泛黄的诗卷，便能走进一个如梦如幻的春天，那里藏着千年前的烂漫春光、蓬勃生机与无尽情思，让人沉醉不知归路。

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朱熹笔下的春天，是一场盛大而热烈的色彩盛宴。东风宛如神奇的画师，轻轻一挥笔，便将大地装点得五彩斑斓。漫步在古诗词的春天里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漫山遍野的繁花。桃花灼灼，如天边的云霞，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盛开的桃花不仅是春日美景，更象征着新嫁娘的青春美貌与幸福生活。杏花如雪，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杏花在春雨中悄然绽放，那细雨如丝，沾湿衣裳却不觉寒冷，春风拂面，带着丝丝温柔，让人沉醉在这杏花微雨的浪漫之中。

春天的风，在古诗词里是温柔的使者。“春风如醇酒，著物物不知”，春风宛如香醇的美酒，悄无声息地滋润着世间万物。它吹过柳树，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柳树像是被碧玉精心装扮过，无数条绿色的丝绦随风飘舞，那细长的柳叶，是春风这位能工巧匠裁剪而出，给大地带来了丝丝绿意。春风吹过湖面，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，一个“绿”字，将春风的灵动与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春风所到之处，江南大地一片翠绿，充满了无限生机。这温柔的春风，也吹进了诗人的心田，勾起了他们的思乡之情。

春雨，是古诗词里春天的精灵。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杜甫笔下的春雨，善解人意，知晓春天的需求，在夜晚随着春风悄然飘落，无声地滋润着万物。春雨如酥，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，长安街上的小雨细腻如酥油，滋润着大地，远处的草色若有若无，一

片朦胧的嫩绿，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，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。春雨中，诗人或倚窗而望，或漫步雨中，感受着这春日的馈赠，心中满是对大自然的赞美与敬畏。

春天的鸟儿，在古诗词里是欢快的歌唱家。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”白居易描绘的春日里，几只早莺在枝头欢快地歌唱，争抢着向阳的暖树，不知哪家的新燕正忙着啄泥筑巢，它们的忙碌与欢快，为春天增添了许多生机与活力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杜甫用简洁而生动的笔触，勾勒出一幅色彩鲜明的春日画卷，翠柳的柳树枝头，两只黄鹂鸟欢快地啼鸣，一行白鹭向着青天展翅高飞，动静结合，充满了诗意与美感。鸟儿的歌声，是春天最美的旋律，它们用清脆的啼鸣，唤醒了沉睡的大地，宣告着春天的到来。

在古诗词的春天里，不仅有醉人的美景，更有诗人的万千情思。“春日迟迟，春景熙熙”，春天的时光是如此的漫长而美好，诗人在这美好的春光里，或踏青赏景，或饮酒作乐，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。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，崔护在这烂漫的春光里，回忆起去年与少女相遇的情景，如今人面已去，唯有桃花依旧在春风中绽放，抒发了物是人非的感慨与对美好时光的怀念。“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”李商隐借春天的繁花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，相思之情如春心萌动，却又如灰烬般难以实现，充满了无奈与悲伤。

古诗词里的春天，是一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世界，它跨越了千年的时光，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在这个春天里，我们可以与古人一同感受春风的温柔、春雨的滋润、春花的绚烂、春鸟的欢鸣，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。让我们沉醉在古诗词的春天里，汲取古人的智慧与情感，让这份对春天的热爱，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，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

## 想起那年深山拉椽

□姚俊

二哥已不在多年，侄子们都都搬了新家，他原来居住的院落已经荒芜不堪，房倒屋塌了。看到那些散落在地的腐朽椽檩，我再次想起了五十多年前，翻深沟爬大坡，经历几个白天黑夜，远行百里到渑池县坡头乡深山买椽的往事。

二哥是我的堂哥，他结婚多年，一家五口还蜗居在一孔窑里。盖房，成了他最大的梦想。

盖房需要很多木材。那时候的木材是计划物资，不要说没钱买，就是有钱也不是轻易能买到的。要说，我们老家也有树木，但都是生产队的，任何人没有砍伐的权利，一旦违反则处罚，重则坐牢，没人敢触碰这根红线。

自从操心盖房，凡是遇到下大雨，哪个沟里冲倒了树，二哥总是捷足先登，给生产队出钱买下；谁家拆了旧房子，退下来有旧木材，二哥就去捡漏。几年下来，他把檩条大梁都攒下了，就是还缺几十根椽，盖房的大事一直耽搁着。

我的大堂哥当过兵，见过世面，转业后安排在县营企业工作，他是家族里最有威望的人，大家都把买椽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一天，大哥传来好消息，坡头公社有个战友，在河庄村联系到了木材，但河庄在哪里？他也不知道，只是说了个大致方向。

几经打听，才知道河庄离坡头街还有二十多里，离我们家将近百里，并且大多都是山路。对于农村人来说，到百十里外的大山里拉椽，简直就是“西天取经”了。二哥一个人肯定不行，那年16岁的我，自然成了最佳帮手。

1972年9月的一天，二哥给架子车的轮胎加了气，给轴头抹足了黄油；二嫂往布袋里装了五十多个白玉米面和小麦面掺杂的糍馍。我们吃过早饭，从老家渑池县英豪芦苇沟村拉着架子车向北出发了。

不一会就到了县城西边的黄花村。在这里，二哥突然发现一个车轮软了，一圪节细钢丝把内胎扎破了。我们决定立即停下来补胎。我们跑了半个黄花村，没有找到补胎的。正在无奈时，一个好心人拿出锤子、胶水和废旧的内胎皮子帮我们补了胎。这个插曲浪费了我们两个小时，耽搁了行程，使得原计划天黑前赶到河庄的计划也落空了。

从黄花村出发一路都是慢上坡，走到坡头街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。为了安全，我们决定晚上就住在坡头街，天明再赶早进山。

坡头公社门口有个小卖部，二哥花了两毛一分钱，买了盒“前进”牌香烟。二哥不吸烟，这盒烟完全是在求人时用的。在坡头北边的一块玉米地里，我们找来几卷玉米秆，铺在架子车上，做了一张简易的床。疲劳是最好的催眠药，刚刚躺下，我们就梦见周公了。一觉醒来天已渐亮，我们在坡头街买了两碗小米粥就着干粮一吃，拉着架子车继续向北。

经过渑池县最有名的长坡，陡坡，弯道多的五里坡，又翻山越岭走了二三十里的山路，弯曲陡坡越来越多。特别是到了一个叫做白土坡的地方，遇到了陡得叫人害怕的“瞪眼坡”。下午两点左右，我们终于到了河庄村。这个黄河南岸的低海拔村只有几户人家。卖椽

人家已经准备好了，用葛条把椽捆得结实实，五根一捆。我们买了十二捆椽，一共33元，交钱拿椽，十分顺当。

返回走到那个“瞪眼坡”下，我和二哥直挠头，根本不能把车拉上去。正在发愁之际，忽然看见不远的农田里，一张空犁旁正拴着两头牛，犁地人也不知去哪了。

二哥迅速作出决定：牵牛拉坡。
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，一方草料养一方牛啊，这山里的牛很勇猛，面对陡坡勇猛向前，不一会儿把车拉到坡顶。我们自己也暗暗庆幸。

犁地人说出了解决方案：“生产队有规定，拉一次坡，五块钱。你们看着办吧。”二哥求情，说自己兜里掏干净也没有五块钱。犁地人不相信，质问道：“你们不带上十块八块，敢出远门？你们是哪里的？”

二哥赶紧回应道：“我们是英豪谷水东坡的。”

令人想象不到的是，犁地人突然两眼放光，问了声“谷水的？”说着，走过来盯着我们追问：“谷水芦苇沟的姚家汉老先生，你认识不？”

“那是我爷爷。”二哥迅速答话。

“你爷爷？真是你爷爷？那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”犁地人说着，眼里流出温亮的光。

“我也是谷水人，五六岁时得了个怪病，半天冷，半天烧，冷冷烧烧，烧烧冷冷，啥法子都用了不见效果。后来听邻居说，芦苇沟有个姚先生能看这种病。家里人赶紧四处打听，有一天终于把姚先生请来了。他给我摸脉，看舌苔，敲肚皮后，说我害的是疟疾。接着给我开了几服中药。大约十来天之后吧，病慢慢好了。后来我记住了他的名字，几十年了一直没忘。”

“既然遇到了你们，也该着我报感恩人了，你们不走了，晚上就住我家，明天再走。”犁地人说得很恳切。

一听这话，我们立即感觉到，那“五块钱”不说了，就想赶紧离开。二哥接过话头说，不用啦，现在走，赶天黑前还能出山。

伏牛



题字：邵玉铮